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 18 卷

第 1 期

（总第 66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岳昌君；

编辑：陈得春

## 父母温暖的教养：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及对子女能力的影响 ——以北京大学 2016 至 2018 级新生为例

朱红 张文杰<sup>1</sup>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摘 要：**教育精英的培养事关国运，分析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对理解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尤其重要。本研究采用跨学科视角，以北京大学 2016 至 2018 级三年新生调查数据为例，探究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如何对其能力发展产生影响作用。本研究发现：1、以情感温暖、理解、鼓励和支持等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是教育精英家庭的共同特征；2、这种家庭内社会资本是教育精英高阶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自我身份内省与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3、父代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传递给子代；家庭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基本不存在正向显著作用。因此，促进教育精英的代际流动，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时要考虑到微观层面家庭内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精英教育，家庭社会资本，大学生发展

**Abstract:** Elite groups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 societies and cultures, especiall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ic society. Family backgrounds of elite college students is alway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scholars. Based on 2016-2018 freshmen survey conducted at Peki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family backgrounds of Chines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and how the backgrounds have influenced students' development from cross discipline views. The study found out that: 1. Emotional warmth was a main trend of social capital within elite student families. 2. Social capital within family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mpacting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 Among all kinds of family capitals,

<sup>1</sup> 基金项目：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80003）：经济新常态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人力资本生产研究。

作者简介：朱红（1972—），女，陕西三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波士顿学院哲学博士，从事学生发展、青少年生涯教育研究；张文杰（1995—），女，山西阳泉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政策评估、学生发展研究。

social capital within family was the main trigger that parents' human capital and culture capital transferred to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Elite Education, Family Social Capital,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Titl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backgrounds and Impacts on Student Development---Based on Peking University Freshmen Survey from 2016-2018

## 一、 引言

精英群体深远地影响着社会文化与运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型大学里的教育精英仍然对社会发展、文化延续和科技创新发挥着引领作用。在全球“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征下，这种影响会继续加强。因此，教育精英的培养事关国运，是应对我国当下科技、经济、社会和国际发展中“卡脖子”挑战的核心。

教育精英的入学机会更容易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sup>[1]</sup>若干实证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招之后，优质教育资源在向优势阶层的家庭倾斜。<sup>[2][3][4]</sup>但 2014 年起，我国开始高中育人模式改革、新高考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很可能会出现教育精英来源模式的调整 and 新的社会转型。<sup>[5]</sup>在这些背景下，分析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及其影响非常重要。

教育精英身份的获得是复杂的教育生态系统中多层因素作用交织的结果；忽视任何层面的因素，都不利于准确把握教育精英的选拔和培养规律。学者们已经从宏观的社会变革<sup>[6][7]</sup>、中观层面的学校制度和选拔机制<sup>[8]</sup>以及微观层面的家庭特征<sup>[9][10]</sup>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探索。但少有实证研究分析教育精英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实质载体；但任何家庭成员也不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下的傀儡。<sup>[11]</sup>因此，研究教育精英家庭特征及其影响尤其需要关注家庭内部社会互动。

另外，很多实证研究探讨了教育精英入学机会的获得，却较少关注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教育经济学领域两位著名学者鲍威尔斯(S. Bowels)和金第斯(H. Gintis)早在 1976 年就指出，社会不平等更多是通过家庭内部非认知资源传递形成的。<sup>[12]</sup>非认知能力对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敏感<sup>[13]</sup>；父母投资能更有效地提高子女的非认知能力<sup>[14]</sup>。罗燕等人的研究发现清华工科新生在诸多精英特质中并未拔得头筹，可能与工科学生更多来自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地位较低的家庭有关。<sup>[15]</sup>而且，获取教育精英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天之骄子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生活。媒体热议的“空心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北大学生万字长文控诉父母“肆意操控”的案例，都表明教育精英群体中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综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所以，忽视教育精英的非认知发展极易导致误判家庭特征的作用机制。

鉴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北京大学本科新生为教育精英代表，分析其家庭特征及对个人能力发展的影响，借以更为准确地揭示教育精英的代际流动机制。

## 二、 文献回顾

## 1、教育精英的代际流动

对教育代际流动的解读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贤能主义范式下的教育机会公平理论；更多学者是从社会再生产范式审视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如梅耶(J. Meyer)提出的强再生产和弱再生产模式。强再生产模式主要关注国家教育政策、宏观权力结构关系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系统实现社会再生产，从而巩固既得利益者的地位。<sup>[16]</sup>梁晨等学者使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1949-2002年的学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制度变革“像一场无声的革命”，部分打断了精英阶层的社会再生产。<sup>[17]</sup>刘云杉等学者采用1978-2005年间北京大学新生的学籍数据分析农村学生群体，认为在中下阶层的精英培养与选拔中，家庭作用缺席，而学校是观念和行为养成的重要场所。<sup>[18]</sup>李春玲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影响程度的高低变化，充分体现了政府政策及意识形态变化对教育机会分配机制的强烈影响。<sup>[19]</sup>无论如何归因，这些研究凸显了强再生产模式的基本观点：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弱再生产模式考查的重心从学校转移到家庭，关注家庭特征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经济学领域对此类问题的丰富研究，大多采用布劳-邓肯的经济地位获得的因果模型：个人教育水平为果，父母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特征为因。<sup>[20][21][22]</sup>这些研究均注重家庭经济地位等特征对教育获得的作用。然而代际流动具有复杂性。父母所拥有的文化和教育优势，难以直接传递给子女，相对更依赖子女和父母的互动以及个人努力。教育精英家庭特征对其能力的影响因素不仅包含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资<sup>[23]</sup>，家庭的先赋性动力<sup>[24]</sup>、家规、家教、家风<sup>[25]</sup>等往往也能够激发子女的努力，最后获得跨越阶层的发展机会。承袭布劳-邓肯模型的威斯康星学派也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个人智能、努力程度、父母和学校的鼓励等新变量，开始重视人际、代际中个体心理机制在教育获得中的影响。

综上，对教育精英家庭特征及其影响的研究，需要将更微观的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加以综合分析。布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和科尔曼(J. Coleman)的家庭社会资本理论帮助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分析框架。

## 2、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意图通过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在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建构“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动态模型”，更准确地揭示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机制。<sup>[26][27]</sup>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有限，因此不平等是社会群体存在的一个恒久特性。然而外在结构的社会关系和个体的内在倾向之间存在一个互构的过程。在任何一次社会再生产的具体过程中，结果是不确定的。类似于玩纸牌游戏：赢得人总是少数；每个人在开局时拿到的牌是确定的；但结局是不确定的——总有人能把父母给的一手烂牌最后打成王炸，也总有人恰好相反。布迪厄提出这就需要审视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动态“瞬间”，这是社会阶层形成过程的生命线。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鲁(A. Lareau)在《不平等童年》一书中的研究，对惯习的测量采用了儿童在业余活动中的时间分配、家中使用的语言、成年人对

子女在组织机构的生活进行干预等指标<sup>[28]</sup>，本质就是从父母和子女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视角测量布迪厄所提出的动态“瞬间”。

布迪厄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勤勉或智力这样的个人特征起作用的结果。相反，由于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组织机构所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亲密的兼容性，因此这些孩子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组织机构中也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经济资本虽然是一切资本的根本，但文化资本是最有效的方式，能将权力和规则合法化。文化资本的积累基于经济资本，始于儿童时代，贯穿于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的言传身教会给予子女形成惯习——个体已经内化的一套关于文化、社会和自己未来的特质意向，这是一套在很多社会领域都起作用的特质意向，由此形成了阶层固化。

综上，布迪厄认为审视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动态“瞬间”才能准确把握规律。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在于父母教养标准与社会主流组织机构价值的兼容性，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是实现这种兼容性，也就是家庭资本传递的重要途径。

### 3、科尔曼的家庭社会资本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在 1966 年发表的“教育机会平等”报告中提出：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与学校特征几乎没有明显关联，学校教育对教育不平等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发展更为重要，是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从父代传递给子代的关键机制；家庭社会资本缺失会导致其他资本代际传递过程受阻。科尔曼将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在家庭内、外建立起的闭合性关系网络与支持性社会关系，并主张通过“家庭社会结构”（如成年人的个数及其关系、兄弟姐妹数量等）和“家庭关系网络内部互动”（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期望、支持、信任、规范与参与等）来探讨家庭内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的影响。家庭外社会资本则包括家庭与学校简单的闭合网络链接，以及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

[29]

科尔曼的理论得到了国外大量实证研究<sup>[30][31]</sup>以及不同文化下的验证<sup>[32][33]</sup>。与此相比，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较为薄弱<sup>[34]</sup>，在干预和提升我国青少年教育产出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并进一步剖析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sup>[35]</sup>另外，近年来多项研究指出：我国目前阶层壁垒主要源自金钱等外在条件，家长在养育观<sup>[36]</sup>、对子女非认知培养<sup>[37]</sup>、自主协商教育<sup>[38]</sup>等方面并不具备阶层差异。因此，如果仅从父母收入、职业等方面研究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及影响，缺少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特征，不足以准确反映教育精英的社会再生产机制。

就家庭内社会资本而言，科尔曼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参与、规范、关注等行为只有以温暖、信任等积极情感做支撑，才能有效促进子女发展。因此在使用该概念时，尤其需要关注家庭内社会资本是否具有支持性特征。国外研究显示只有情感温暖型的社会互动风格才能够建立亲子之间持久的情感纽带<sup>[39]</sup>。我国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对青少年行为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情感参与，而不是行为参与或监管参与。<sup>[40][41]</sup>然而目前国内教育经济学领域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普遍忽视了积极社会情感这一本质属性，基本是通过父亲职业、家庭

社会阶层和社会联系程度,或以家庭互动频率和强度等指标进行测量。<sup>[42][43][45]</sup>忽视家庭内社会资本的情感特征导致了一些实证研究结果相互矛盾。

对家庭外社会资本,科尔曼提出良好的社区互动与邻里关系有利于子女学业发展。但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该指标对学业成绩缺乏预测力<sup>[46][47]</sup>,即便更精准的定量研究依然显示家校联系对成绩仅有微弱影响。<sup>[48]</sup>我们同时发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境下,父母职业与家庭外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sup>[49][50]</sup>,可以作为较为理想的测量变量。

综上,虽然使用的概念名称不同,但布迪厄与科尔曼的理论都在强调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对社会再生产的根本作用。而目前我国已有的实证研究极大地忽略了这个维度。

#### 4、家庭教养方式

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理论相呼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与子女学业成就的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教养方式是家长向子女传递的一系列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sup>[51]</sup>,是家庭内部亲子互动相对稳定的特征。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创造性和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sup>[52][53][54]</sup>大学生的人格<sup>[55]</sup>、气质类型<sup>[56]</sup>、学习适应能力<sup>[57]</sup>、情绪管理<sup>[58]</sup>、时间管理<sup>[59]</sup>以及网络成瘾<sup>[60]</sup>等方面的发展,也深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此,教养方式能够为认识教育精英家庭特征及其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教养方式的测量工具中,较为常见的有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 Baumrind)的教养方式类型和瑞典学者皮尔斯(C. Perris)等人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鲍姆林德对教养方式的划分基于亲子互动的两个维度:父母的回应与要求。前者是指家长通过支持和满足孩子特定的需要来培养其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后者是指家长通过监督和管教使孩子满足家长和整个家庭的需要,培养其社会性发展。<sup>[61][62]</sup>但该测量工具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在回应维度,该测量工具对社会情感的测量较少。我国当下的亲子关系普遍存在焦虑、攀比和情感忽视的特点,因此很多亲子互动存在情绪失控和情感暴力等典型特征,从目前频发的极端个案中可见端倪。情绪失控下对孩子的要求和回应,表面可能符合理想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但本质差异甚大。就要求维度而言,美国社会中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但在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该量表中的“要求”维度可能不会有太大区分度。而EMBU量表主要从家长的情感温暖(parental warmth)、行为控制(behavioral control)和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三个维度测量父母的教养行为。经由我国学者修订后,该量表包括情感温暖型,拒绝型和过度保护行三类教养行为,更符合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情境。

总体而言,对代际流动的研究要特别关注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重要作用,然而关于我国教育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普遍缺少对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分析。心理学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为家庭内社会互动提供了成熟的测量工具。但心理学领域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更关注一般性规律,较少关注家庭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且鲜有针对教育精英的分析。

###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拟融合不同学科视角,尝试对教育精英的家庭特征及其作用进行更为系统和准确地分析。家庭特征从父母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社会资本包括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本研究重点关注家庭内社会资本,即布迪厄理论中的互动“瞬间”和科尔曼理论中的家庭内社会互动,并用心理学“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测量家庭内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家庭特征的影响关注教育精英在高阶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自我内省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发展。

#### (一) 研究问题

- 1、教育精英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父母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家庭内社会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具有什么特点?
- 2、教育精英的各类家庭资本是如何共同影响其能力发展?家庭内社会资本是否是影响教育精英能力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 3、家庭内社会资本是否是传递父母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中介?

#### (二)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根据文献,本研究认为父母的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会以家庭内社会资本为中介影响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也可能通过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家庭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保障,以及父母职业状况和压力都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安全需求和心理状况,会投射在家庭内部的社会互动中。

本研究先通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分析各类家庭资本对教育精英能力的影响;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不同类型家庭资本相互之间如何影响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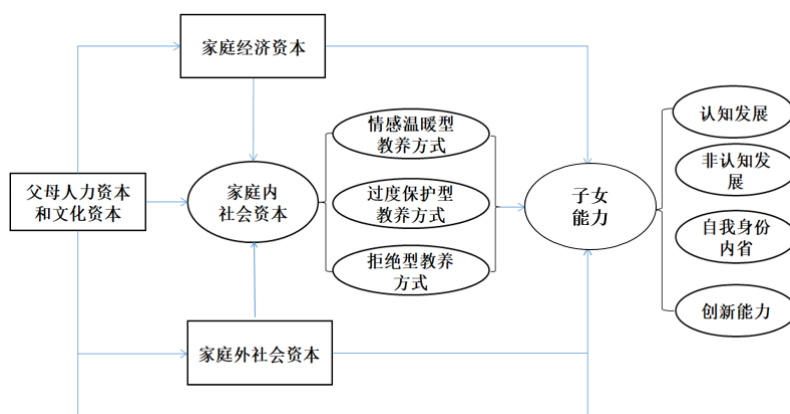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设计框架

#### (三) 变量设计与测量

因变量为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涵盖认知、非认知、自我身份内省和创新能力四个维度。认知能力采用高阶认知发展——批判性思维做测量变量,非认知能力包括毅力、生命意义、

学习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等测量变量，自我身份内省体现了自我认识，创新能力则是认知、非认知和自我认识的综合体现。

自变量为不同类型家庭资本，包括父母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采用父母受教育年限测量；家庭内社会资本，采用父母教养方式测量；家庭外社会资本，采用父母职业阶层测量<sup>[63]</sup>；家庭经济资本，采用家庭年均收入测量。研究设计框架和主要变量关系如图 1 所示。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先赋性特征（性别、户口类型、独生子女状况、家庭居住地、高考省份）以及高中教育特征（高考类别、高考选拔形式、高中授课模式及师生互动）。各变量设计和量表信效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选择与处理

因变量：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		
认知能力	批判性思维：反思接收的信息，考证信息来源；审慎他人观点的逻辑推理是否合理；基于单方面信息便下结论（反向）；喜欢寻找问题的标准化答案（反向）；喜欢探索答案背后的原因（基于 Dewey, Ennis, Sternberg 等人的研究结果） $\alpha=0.550$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非认知能力	毅力：新想法或计划有时会让我无法专注于现在的计划（反向）；挫折不会使我气馁；当我专注在某一计划一阵子后，会失去兴趣（反向）；我是个努力工作的人；我经常设定目标，但一阵子后又追求别的目标（反向）；我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项目（反向）；无论什么事情，我开了头就要完成它（采用塞利格曼（M.Seligman）毅力问卷中文版） $\alpha=0.739$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生命意义，测量得分：我很清楚地知道什么令我的生命有意义（参考塞利格曼（M. Seligman）设计的生命意义问卷中文版）	
	外在学习动机：希望别人发现我在学业上很出色；他人的肯定赞赏是推动我努力的主要动力；成绩是推动我努力的主要动力；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观点怎么反应；工作表现很好但无人知晓没有什么意义；成功意味着比别人做的更好（采用阿玛贝尔（T. Amabile）等人编制的学习动机量表） $\alpha=0.745$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自我身份内省	内在学习动机：乐于尝试解决复杂问题；乐于钻研全新问题；喜欢独立思考解决疑难；希望大学能够提供增加知识与技能的机会；成功意味着比别人做的更好（采用 T. Amabile 等人编制的学习动机量表） $\alpha=0.733$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愿意捍卫自己的观点；可以向不同价值观的人解释个人价值观；坚持原则并付诸于行动（采用国际视野量表（Global Perspective Inventory, GPI）） $\alpha=0.536$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创新能力	有信心能创新地解决问题；擅长想出新点子；能使他人的创意更完善；擅长想出新方法解决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理科调研”问卷） $\alpha=0.804$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自变量		
父母文化和人力资本	将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定类变量转换为受教育年限，采用父母双方受教育年限均值。	
家庭内社会资本	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成功时为我自豪；尽量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和丰富多彩；总试图鼓励我，使我成为佼佼者；不顺心时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他/她很喜欢我；存在温暖亲热的感觉。 $\alpha=0.813$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采用汉化的
	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希望对我正在做的事不要过分担心；要求我回家后必须得说明在外面做了什么事；不允许我做一些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害怕	EMBU简式

	我会出事；对我可能出事的担心是夸大过分的（反向）；常常不允许我到喜欢的地方，因为他/她会过分担心；干涉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总是左右我该穿什么衣服或该打扮成什么样子；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绝不让步。 $\alpha=0.776$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父 母 教 养 方 式 问 卷  [64]
	拒绝型教养方式：常常在我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对我大发脾气；对我的惩罚往往超过我应受的程度；经常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我；常以一种使我很难堪的方式对待我；即使是很小的过错，也惩罚我。 $\alpha=0.829$ 。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家庭外社会资本	参考陆学艺划分的中国十大阶层对父母职业赋值 <sup>[65]</sup> ，1=无业、失业与半失业者，2=农业劳动者，3=产业工人，4=商业服务业员工，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专业技术人员，8=私营企业主，9=经理人员，10=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取父母职业得分均值。	
家庭经济资本	问卷有关家庭年均收入的变量为区间值（1万以下，1万至5万，5万以上-10万，10万以上-30万，30万以上-60万，60万以上-100万，100万以上），本文将上述区间分别转换为以下取值并取对数：5千，2.5万，7.5万，20万，45万，80万元，1百万。	

####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女（基准）
独生子女状况	独生子女（基准）；非独生子女
户口类型	农村（基准）；城市
家庭居住地	县级或乡镇农村（基准）；地级市；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高考省份	西部地区（基准）（川黔云藏陕甘青宁新）；中部地区（晋内蒙古吉黑赣豫荆湘渝桂琼）；东部地区（津冀辽苏浙闽鲁粤）；京沪地区
高考类别	文科（基准）；理科；其他高考类别（含文理综合与3+X）
高考选拔形式	高考统招（基准）；非统招（含自主招生、竞赛生与特长生）
高中传统型授课模式	单向讲解课本或讲义；以解题方式上课。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高中建构型授课模式	师生互动学习；在老师协助下实践、讨论或研究；学生选择主题进行研究。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高中师生互动	学业上的指导鼓励；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和思考；生活情感交流。分值加总后做标准化处理。

##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来自北京大学2016、2017、2018级新生基线调查，样本数分别为1135、1256、1609，有效样本数合计4000<sup>1</sup>。调查时间为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到入学后一个月。其中，男性57.4%，女性42.6%；城市户口85.9%，农村户口14%；73.3%的学生父母至少一方接受过高等教育。样本结构详情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结构

性别	男	57.4%	户口 类型	城市	85.9%	独生子女状况	独生子女	77.6%
	女	42.6%		农村	14.1%		非独生子女	22.4%
家庭居住地		直辖市或省会		37.1%	父母受教育水平	至少一方高等学历		73.3%
		地级市		27.1%		皆为高中或一方高中、一方初中学历		15.6%

<sup>1</sup>剔除港澳台与海外地区学生，并剔除了极少数对自身成长影响最大的人并非父母的样本。



	县级或乡镇农村	35.8%		皆为初中或以下学历		11.1%
高考省份	京沪	14.3%	家庭年均收入	30 万以上		12.7%
	东部	34.4%		10-30 万		37.9%
	中部	35.4%		5-10 万		25.1%
	西部	15.9%		5 万以下		24.3%
职业类型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5.1%	7.1%	个体工商户	5.7%	4.7%
	经理人员	7.4%	3.0%	商业服务业员工	3.7%	5.2%
	私营企业主	2.8%	1.0%	产业工人	6.6%	4.0%
	专业技术人员	36.0%	42.8%	农业劳动者	5.4%	5.5%
	办事人员	13.5%	14.2%	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3.8%	12.5%

## 四、 结果分析

### （一） 样本新生的家庭内社会资本特征

家庭内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即家庭教养方式，采用李克特 4 点量表。若均值大于 2.5 意味着该教养方式符合家庭情况，低于 2.5 则不符合。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均值为 3.34，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均值 2.28，拒绝型教养方式均值 1.59；表明多数样本家庭是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其他两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所有题项“很符合”与“比较符合”的回答比例平均在 90%左右。样本家庭内亲子互动呈现出平等尊重、情感温暖亲密、关注生活意义、鼓励支持等特征。

统计数据还显示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的均值逐步提高；不同学历母亲之间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的差异略大于不同学历父亲之间的差异。具体数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父母受教育水平与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均值

父亲受教育水平	N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母亲受教育水平	N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初中或以下	536	3.26	0.51	初中或以下	657	3.24	0.51
高中或中专	727	3.31	0.52	高中或中专	867	3.33	0.51
大学或以上	2737	3.37	0.50	大学或以上	2476	3.38	0.50
总计	4000	3.34	0.51	总计	4000	3.34	0.51

### （二） 家庭资本影响精英特质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回归方程分析了家庭三类资本对子女能力发展的影响。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2，条件索引值均小于 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认知发展	非认知发展	自我身	创新
--	------	-------	-----	----

	批判性思维	毅力	生命意义	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	份内省	能力
父母文化和人力资本	0.080***	0.055**	0.024	-0.015	0.060**	0.052*	0.079***
情感温暖型教养	0.068***	0.173***	0.168***	0.182***	0.206***	0.232***	0.193***
过度保护型教养	0.044**	-0.041**	-0.025	0.094***	0.066***	0.068***	0.034*
拒绝型教养	-0.130***	-0.084***	0.040*	0.145***	-0.018	-0.015	0.044**
家庭外社会资本	-0.022	-0.043*	-0.025	0.009	-0.020	0.018	0.002
家庭经济资本	0.044**	-0.038*	0.005	0.033	0.012	-0.011	0.012
高中传统型授课	-0.009	-0.044***	0.018	0.109***	0.062***	0.039**	0.008
高中建构型授课	0.041**	0.081***	0.082***	-0.022	0.119***	0.056***	0.140***
高中师生互动	0.129***	0.127***	0.074***	0.041**	0.076***	0.093***	0.140***
男性	0.088***	0.025	0.060***	0.019	0.171***	0.063***	0.138***
非独生子女	-0.039**	-0.007	-0.018	-0.013	-0.016	-0.010	-0.014
城市户口	0.007	-0.014	-0.006	0.026	0.014	0.007	0.011
地级市	0.012	-0.006	-0.002	-0.010	-0.005	0.001	0.014
直辖市省会城市	-0.005	-0.015	-0.009	-0.001	-0.021	-0.003	0.028
东部地区	0.033	0.018	-0.039*	0.040*	0.066***	0.018	0.050**
中部地区	0.018	-0.009	-0.029	0.029	0.026	0.004	0.011
京沪地区	-0.045**	-0.054***	-0.043**	0.057***	-0.003	0.003	0.016
理科	-0.008	-0.008	-0.103***	-0.010	0.069***	-0.045**	0.006
其他高考类别	-0.005	-0.022	-0.073***	-0.011	0.024	0.022	-0.037**
非统招	0.033*	0.025	0.018	0.013	0.053***	0.014	0.041**
调整后R方	0.077	0.115	0.061	0.063	0.132	0.091	0.141

注：（1）表中数字为 OLS 回归的标准化系数（ $\beta$  值）；（2）\*表示 $<0.1$ ，\*\*表示 $<0.05$ ，\*\*\*表示 $<0.01$ ；（3）有效样本量为 4000。

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本研究关注的各类家庭资本中，以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对样本学生的批判性思维（0.068），对毅力（0.173）、生命意义（0.168）、学习外部动机（0.182）和内部动机（0.206）等非认知能力，对自我身份内省（0.232）以及创新能力（0.193）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对各项能力的回归系数值基本最大（仅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系数值居第三，第一是高中师生互动，第二是文化和人力资本），远远超过其他家庭资本的回归系数值。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和拒绝型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父母文化和人力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以及家庭经济资本等其他自变量，仅对部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有些还对能力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控制变量中高中阶段师生之间的社会互动也对教育精英各方面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仅次于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

综上，家庭内亲子间的积极社会互动以及学校师生间的积极社会互动是对教育精英各方面能力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内的亲子社会互动对非认知、自我身份内省以及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均为最大，而师生互动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程度最大。过度保护型和拒绝型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对教育精英各项能力的影响较小，对某些能力甚至存在

负面作用。父母受教育水平对认知发展和部分非认知发展、以及自我身份内省、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家庭经济资本仅对批判性思维有微弱的显著正向作用，家庭外社会资本仅对毅力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负向作用；二者对其他能力发展均无显著影响。

### （三） 子女发展的影响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家庭内社会资本与其他家庭资本对子女能力共同作用的准确机制，本文通过 Amos 21.0 统计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L）对前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性分析。基于家庭内社会资本不同状态——情感温暖型教养、过度保护型教养和拒绝型教养分别构建三个基础模型（M1, M2, M3）。各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理想水平（NFI>0.90, GFI>0.90, RFI>0.90, IFI>0.90, CFI>0.90, RMSEA<0.05），说明模型符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表 5 呈现了三种教养方式的路径分析标准化系数。

数据显示：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对批判性思维（0.225\*\*\*）、非认知发展（0.397\*\*\*）、自我身份内省（0.364\*\*\*）、创新能力（0.206\*\*\*）产生正向影响；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对批判性思维（-0.050\*\*）、非认知发展（-0.219\*\*\*）、自我身份内省（-0.060\*\*）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拒绝型教养方式对批判性思维（-0.137\*\*\*）、非认知发展（-0.261\*\*\*）、自我身份内省（-0.137\*\*\*）同样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与父母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对子女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前者的显著性水平和边际效应（0.225\*\*\*）远大于后者（0.110\*\*\*），进一步表明温暖型的情感支持是子女成长与优秀品质形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家庭经济资本仅对批判性思维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富裕家庭子女更有机会接触前沿的有关智力开发与认知发展的教育资源；除此之外，对毅力、生命意义等非认知发展、自我身份内省、创新能力等维度缺乏显著影响力。而家庭外社会资本对各项能力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作用机制中，以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为特征的家庭内社会资本是子女发展形成的最关键因素，也是父母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传递给子女的关键路径，而家庭外社会资本与家庭经济资本则没有产生中介作用。

表 5 不同类型教养方式对精英能力发展四大维度的路径分析

	子女发展			
	认知发展	非认知发展	自我身份内省	创新能力
<b>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b>				
父母文化与人力资本	0.110***	0.061***	0.059*	0.102***
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	0.225***	0.397***	0.364***	0.206***
家庭外社会资本	-0.002	-0.037	0.040	0.016
家庭经济资本	0.068***	-0.018	-0.008	0.032
<b>家庭内社会资本—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b>				

父母受教育水平	0.127***	0.080***	0.091***	0.116***
家庭内社会资本—过度保护型	-0.050**	-0.219***	-0.060**	-0.015
家庭外社会资本	-0.002	-0.036	0.036	0.016
家庭经济资本	0.071***	-0.031	0.004	0.036*

家庭内社会资本—拒绝型教养方式

父母受教育水平	0.124***	0.071**	0.087***	0.116***
家庭内社会资本—拒绝型	-0.137***	-0.261***	-0.137***	-0.028
家庭外社会资本	-0.004	-0.040	0.035	0.015
家庭年均收入	0.067***	-0.033	-0.001	0.036*

注：（1）表中数字为标准化路径系数；（2）\*表示 $<0.1$ ，\*\*表示 $<0.05$ ，\*\*\*表示 $<0.01$ 。

#### （四） 家庭内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最后，本文借助 SPSS24.0 的 PROCESS 插件，运用 Hayes 编制的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来对家庭内社会资本在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加以验证分析。设置 Bootstrap 的自抽样次数为 5000。图 2 为中介效应检验示例，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在父母受教育水平对自我身份内省的影响中的间接效应值为 0.003，95%CI (0.002, 0.003)，置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存在中介效应。此外，通过对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在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认知、非认知发展各维度及创新能力的关系探析发现，中介效应均达显著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是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发展各个维度的中介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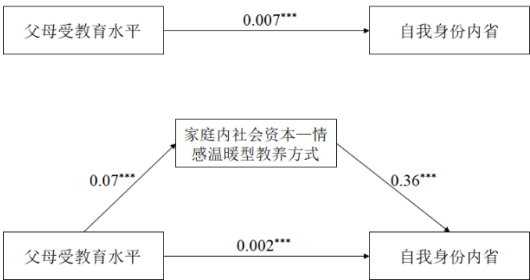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内社会资本—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 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理论，采用跨学科的视角，使用北京大学 2016–18 级新生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特征对教育精英能力发展的影响及机制。本研究发现：

第一，以情感温暖、理解、鼓励和支持为特征的社会互动是教育精英家庭内社会资本的共同特征。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是影响教育精英高阶认知能力，毅力、生命意义、学习动机等非认知能力，自我内省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关键的因素；冷漠拒绝和过度保护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不利于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对教育精英发展

影响的显著性、普遍性和影响效力远远高于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后两种家庭资本基本没有积极显著的正向作用。

本研究还对样本学生的高中学习状况进行了控制，发现高中阶段师生之间鼓励、关怀、对话式的互动（学业鼓励、生活情感关怀、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对教育精英能力发展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

柏拉图曾经说过所有的学习都有情绪基础。越来越多的脑科学研究证明：学习是在认知、情绪和生理层面进行多层次信息交流的过程；情绪调节能力是高效学习的必要条件；而且情绪会影响很多复杂的心理和认知功能：如专注力、问题解决能力、关系维持能力等。<sup>[66]</sup>本研究的确显示家庭亲子之间和学校师生之间温暖、鼓励和支持的社会互动是教育精英能力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教育精英家庭资本代际传递机制。父母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传递给教育精英。父母的人力和文化资本会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但是后两者对教育精英能力发展的影响路径并不显著的。本研究显示：优势家庭中父母的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只有通过情感温暖型的家庭内社会资本才能影响到教育精英的能力发展；反之，弱势家庭的父母短期内难以改变自身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经济等方面的现状，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改变教养方式来营造良好的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其他家庭资本匮乏带给子女的不利影响，让子女能够有足够的“家底”在各级基础教育中逐步积累优势，最终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第三，随着父母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家庭情感温暖的社会互动程度也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教育通过对教养方式产生影响，进而间接产生了阻断社会再生产的作用。

综上，在教育精英形成的过程中家庭的作用并未缺失，而是通过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所塑造的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影响着子女的能力发展。通过这条“不为外人所知的”的路径，父母一方面通过教育期望和让子女青春期生活更有意义和更丰富多彩，向子女有效地传递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期望，另一方面通过情感的温暖信任鼓励和支持给子女预留出了发展品格、反思和创造能力所需要的自由空间。这种家庭内部的社会互动并不是对子女进行所谓的放任自由的“快乐教育”，是建立在规则以及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之上。这种基于人格平等的家庭内部社会互动，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间有着亲密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组织机构中也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

“寒门难出贵子”的核心症结在于：在以理解、温暖、信任、鼓励、尊重、规则为基础来营造家庭内部社会互动方面，寒门父母更缺少这种意识和能力。教育的欠缺以及底层生存压力让寒门更容易形成“冰冷”的家庭内社会氛围，从而使其子女难以在层层基础教育中积累个体学业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在重视寒门父母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家和社会宏观制度的倾斜。促进代际流动需要内外兼修，从而更好地解决社会底层的代际

流动问题。政府需要加大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尤其是对弱势家庭的关注,让更多处于社会底层家庭意识到子女良好的发展,基础来自家庭内父母的鼓励、温暖和支持。给这些家庭提供更多容易获得的学习资源、培训平台和机会;宣传家庭教育观念,提供可操作的教育方法;加强家校合作,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师生之间情感温暖、鼓励支持的社会互动氛围,共同积极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在于:第一,对家庭内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测量,仅考虑了家庭内社会资本的质量,而没有考虑家庭内互动的强度和频率,以及家庭结构、人数、父母关系的影响。第二,对家庭外社会资本的测量以父母职业为测量指标,没有考虑父母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质量和频率。第三,样本局限在北京大学新生,上述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教育精英群体?未来研究中需要更具异质性的大学样本以及高中生样本进行分析。

#### 参考文献:

- [1] 刘精明.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08):109-128+206.
- [2] 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24-31.
- [3]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 [4] 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02):24-33+189.
- [5]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 [6] 梁晨,董浩,任韵竹,李中清.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J].社会学研究,2017,32(03):48-70+243.
- [7]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01):98-118+208.
- [8]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 [9] 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30(05):42-59.
- [10] 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24-31.
- [11] 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02):24-33+189.
- [12] 易全勇,王丹.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自主招考的城乡烙印[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03):57-74.
- [13] BOWLES S.& GINTIS H.,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M].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76.
- [14] HSIN A.& XIE Y. Life-course changes in the mediat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for parental effects on children ' s academic achievement[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7, 63: 150-165.
- [15] CUNHA F.,HECKMAN J.J., SCEHNNACH S. M.,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J]. Econometrica, 2010, 78 (3): 883-931.
- [16] 罗燕,文雯,马迪,董华星.精英的特质与选拔——“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入学调查”工具的研究报告[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6(01):53-59.
- [17] 易全勇,王丹.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自主招考的城乡烙印[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03):57-74.
- [18]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01):98-118+208.
- [19] 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30(05):42-59.
- [20]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 [21] 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24-31.
- [22] 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02):24-33+189.
- [23] 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 [23] 梁晨,董浩,任韵竹,李中清.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J].社会学研究,2017,32(03):48-70+243.
- [24]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04):83-91.
- [25] 韩钰.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对农村青年阶层跨越的影响研究——以鲁西南 H 村和 M 村为例[J].青年探索,2016(02):46-54.
- [26] [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二版)[M].宋爽,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7] 易全勇,王丹.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自主招考的城乡烙印[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03):57-74.
- [28] [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二版)[M].宋爽,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9] 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S95-S120.
- [30] RALPH B.,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ial Effectiveness on Science Achievement, Truancy, and Dropping Out[J]. Social Forces, 1999, 78(1):117.
- [31] 谢爱磊,洪岩璧.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综述与评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 38(01):21-30.
- [32] XIE G. Y.,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Asian American Youths: Determinants and Ethnic Differenc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9, 72(1):22-36.
- [33] PONG S. L. et al., The Role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School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 Asian and Hispanic Adolescent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0, 86(4):928-950.
- [34] 谢爱磊,洪岩璧.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综述与评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 38(01):21-30.
- [35] 梁文艳,杜育红.农村地区家庭社会资本与学生学业成就——中国城镇化背景下西部农村小学的经验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33(06):67-77.
- [36] 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4,29(04):73-93+243.
- [37] 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社会,2018,38(06):216-240.
- [38]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8,33(06):83-101+243-244.
- [39] HILL N. E. & TYSON D. 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iddle school: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achievement[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9, 45(3):740-763.
- [40] 吴帆,张林城.父母参与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57-66+18.
- [41] 李佳丽.家长参与和代际闭合对初中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Z2):6-14.
- [42] 刘新华,杨艳.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差序就业——关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05):66-68.
- [43] 李德显,陆海霞.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的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5,44(04):50-60.
- [44] 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12):18-27.
- [45] 高贵忠.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选择的关系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当代教育论坛,2012(03):112-117.
- [46] 安雪慧.教育期望、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教育发展[J].教育与经济,2005(04):31-35.
- [47] SEWELL W. H. & ARMER J. M.,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College Plan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31(2):159-168.
- [48] Domina, T., Leveling the Home Advantage: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5, 78(3):233-249.
- [49] 李国强.家庭社会资本:家校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J].中国教育学刊,2009(11):21-24.
- [50] XIE A., Guanxi Exclusion in Rural China.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School Success[J]. 2015.
- [51] LAREAU A.,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 [52] BLONDAL K. S.,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School Dropout Through Student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4, 76(4):778-795.
- [53] 李永占.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5):997-1001.
- [54] 李文福,王苗苗,徐芳芳,李功迎,张庆林.父母教养方式对创造性倾向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17,37(06):537-542.
- [55] 王伟,雷雳.大一新生学习适应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人格的中介作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3(10):31-34.
- [56] 邓丽芳,徐慷,郑日昌.大学生气质类型、父母教养方式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

---

育,2006(03):53-59.

[57] 王伟,雷雳.大一新生学习适应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人格的中介作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3(10):31-34.

[58] 陈晓惠,方明,余益兵.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焦虑:自我差异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12):955-956.

[59] 王婷,袁婕.197 名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06):429-432+454.

[60] 李涛,张兰君.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4(03):662-663.

[61] BAUMRIND, D. Effects of An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37(4): 887-907.

[62] BAUMRIND 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1, 4(1):1-103.

[63] 薛海平,李静.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J].教育经济评论,2016,1(04):60-81.

[64] 蒋奖,鲁峥嵘,蒋苾菁,许燕.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01):94-99.

[6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2(03):55-63+1.

[66]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编译). 理解脑: 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11-83。